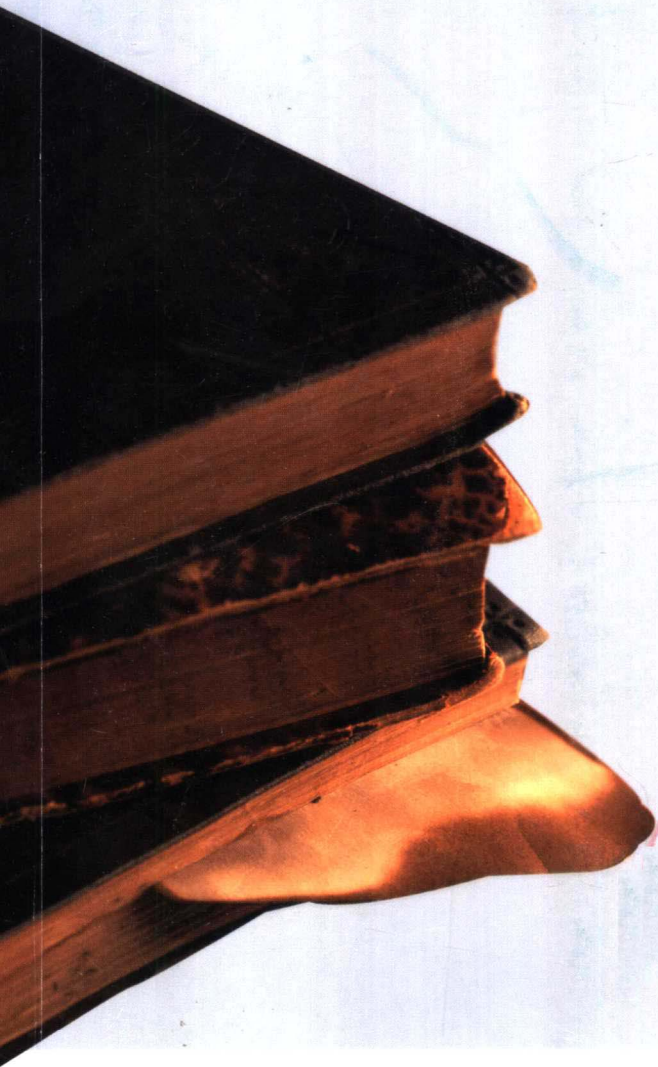


美国《纽约时报》推荐的畅销书



Great Books

西方经典的当代阅读

[美] 大卫·邓比 著

苇杭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伟大的书

西方经典的当代阅读

[美] 大卫·邓比 著
苇杭 译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伟大的书——西方经典的当代阅读/[美] 邓比著; 苇杭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6. 9

ISBN 7-80173-564-1

I. 伟... II. ①大... ②苇... III. 文学欣赏—西方国家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82407 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6-3099 号

Copyright © 1996 by DAVID DENBY

伟大的书——西方经典的当代阅读

著 者: [美] 大卫·邓比

译 者: 苇 杭

策 划: 张 宁

责任编辑: 吴昌荣 李 璞

特约编辑: 吉晓倩

封面设计: 于 越 郝 旭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红发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6 开

印 张: 29.75 45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564-1/G·107

定 价: 45.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地址: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致 谢

这本书的构思、写作，以及出版，必须归功于以下四位意志坚定、无与伦比的人士的鼓励和支持：文学经纪人凯西·罗宾斯；西蒙 & 舒斯特出版社的主编爱丽斯·梅修；《纽约客》的编辑蒂娜·布朗；以及最重要的凯瑟琳·夏安，她是小说家、孩子的母亲，也是我的益友与贤妻。

我要感谢我在哥伦比亚大学遇到的许多学生、老师、行政人员，不论他们的名字是在书中被提及（老师和行政人员的名字是真的，学生的则是化名），还是限于篇幅而不幸遗漏。他们都忍受了我对课堂的入侵，并且耐心地在走廊上、电梯里、宿舍房间里、办公室里、中庭、街上、餐厅里回答我的问题。我特别要感谢哥伦比亚的副教务长卡瑟琳·亚特兰吉斯；负责统筹文学人文课和当代文明课行政事宜的艾琳·吉鲁利教授；文学人文课的前负责人詹姆斯·米洛娄教授，以及当代文明课的前负责人 J. W. 史密教授；还有安德鲁·迪班柯教授与迈克尔·罗森塔教授的支援。

对于这本有关阅读的书，我请一些顶尖的读者（他们和哥伦比亚都没有渊源）对个别的章节提出批评。我尤其感激路易·梅南的大力帮忙，他的聪敏、逻辑观念，以及和悦却顽强的态度在读者、朋友与学生之间已经出了名；我也非常感谢亚当·戈普尼克、约翰逊·理尔、马克·里拉、朱蒂斯·舒勒维兹、亨利·范德、保罗·柏曼、南茜·法兰克林、罗伯·卡塞里欧，以及潘妮·豪斯。这本书里若仍有任何谬误或不确实的观念，全都是我自己的责任。

我同时要感谢西蒙 & 舒斯特的莉莎·威斯曼与两位编辑：弗瑞德·威玛、斯蒂夫·梅西纳；《纽约》杂志的前编辑爱德华·科斯纳，以及容忍我不时缺席的现任编辑柯特·安德森；还有帮我查证一些重要资料的安妮斯·辛。

楔子

1991年秋，在第一次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三十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校园里，和十八岁的年轻人排排坐、一起读书。我们读的可不是等闲之书。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还有弗吉尼亚·沃尔夫。我们读的是那些书，上的是那些课——那两门必修的核心课程，就像1961年身为大一新鲜人的我，懵懵懂懂在哥伦比亚学院上的一样。在那个年代没有人能料到，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这些课程会忽而被谴责为不公的压迫，忽而又被推崇为西方文化的堡垒。

两门课中，一门是文学人文，从以前到现在均着重于欧洲文学经典的标准选读；另一门是当代文明，选读哲学和社会理论的经典作品。这些都是“经典”课程，或者也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一览表，一串重量级的名字依照年代顺序排列，有如脑海中某个荣耀的名人殿堂里的大理石胸像。这样的课程在20世纪初期首先由哥伦比亚大学设计出来，芝加哥大学随之开设，然后40年代其他许多大学和学院也纷纷跟进。之后这些课程却——说得客气一点是——减少了，有些时候，在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之外，甚至濒临灭绝。

尽管我做了解释，我1991年的同学们可能还是很疑惑我究竟在那里做什么，和他们一起坐在不舒服的橡木椅子上。我的确怎么看也不像个学生：四十八岁，《纽约》杂志的影评人，为人夫，为人父，一个已经安定下来的男人，却为了某种我自己也不比他们清楚的原因感到不安定。我只是想求知吗？课程里的许多书我已经读过了。但那些学生可能注意到了，在那个时候，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似乎就是读那些书、坐在那里参加讨论。

这本书叙述了我重做学生的那一年时光。我照实写下它带给我的东西，是一段有时惊险、有时静谧的旅程，带领我进入伟大的故事和重要的观念，而中年的我以无比的饥渴来吸收它们。于是这是一本冒险历程的书，也是一本天真的、业余者的书——换句话说，正是满纸荒唐言。

* * *

这计划始于我妻子给我的建议：不动手就闭嘴。大约在1989年或1990年的时候，凯瑟琳·夏安和我愈来愈惊异地读着关于国内高等教育性质的论战。现在光是要转述当时所辩论的那些老生常谈，就隐约勾起一阵气愤和无聊：在一个人民不仅来自欧洲，更来自世界其他地区——例如非洲奴隶的后代、印第安人——的国家里，西方的经典作品和“欧洲中心”的课程安排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否应该要求过去居于弱势的团体——如女性和少数民族——去读遍由死掉的欧洲白种男人所写的东西？

这些问题本身并非不合理，但现在看来委实难以相信的是，任何十六岁以上的人居然会用“死掉的欧洲白种男人”一词表达责怪之意。这些字已经显得过时，就像我在1968年春戴过的珠子项链一样有点霉味，随后就被塞进梳妆台抽屉的角落了。这些怨言通常来自学院内的左派，尤其是一些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非洲裔美国人的学者们，而回应他们的则是保守派人士，理直气壮、冠冕堂皇地指出西方传统对美国国家精神的重要性。人文学科国家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的前后二任主席，威廉·贝奈特(William Bennett)及林恩·切尼(Lynne V. Cheney)，都说了人文学科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有多么不可或缺之类的好话。但他们在论战中的言下之意显然是，如果我们读不对书，就无法保护国家不受共产主义、相对主义或其他东西的威胁。这可是与国家考量，甚至地缘政治考量息息相关的。文学变成了政策问题。文学落到这种地步令我沮丧，保守派对学院左派的攻击也令我沮丧，例如罗杰·金博(Roger Kimball)1990年的《获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Tenured Radicals*)一书，就把文学说成神圣得不可言传，而且是根本不可动摇的一套价值，可以也应该将之灌输到每一代美国学生的脑袋里。我心目中理想的读者反应并不是被动的；我也不能了解，如果这些作品除了让读者“谨受教”之外没有产生任何更强烈的感觉的话，它们怎么可能达到经典的地位。

愈深入这场辩论，我愈苦于一种不真实感。三十年前我很喜欢上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课，但之后就忘得差不多了，就像大家都把大学学过的东西忘记一样。那些课堂上读过的书究竟留下了什么一鳞半爪的印象，又如何影响到我的品味、感受力，甚至行动，我说不上来。这不就是奥秘所在吗？——教育的奥秘。它究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参与辩论的那些人却似乎知道。他们大肆提出

各种主张，以支持或反对那些书及其所代表的西方传统。同时，他们讨论这些书本身——文学、哲学、政治理论作品——的方式是面目模糊、虚无缥缈的，把书仅仅当成了一场意识形态之争里的兵器。莎士比亚为殖民主义张目？卢梭是“霸权话语”（hegemonic discourse）的一分子？希腊经典是民主的堡垒？人们用这些字词谈论的真的是文学和哲学吗？这让人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就是参与论战的起码有好些人都二十年以上没碰过那些书了。这样的经典作品真的可能会像右派说的那么无趣——或是像左派说的那么邪恶——吗？这些书本身的内容和风味都被剥夺了。而在这样的论争中，阅读的行为本身常常被掏空——失去了它在任何读者生活中的一席之地，失去了它的压力和乐趣、它的枯燥乏味，或是不时出现的幸福感，更失去了它特有的独处和狂喜的性质。

然而，虽然这辩论在我看来很奇怪，却也对我造成了刺激。有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生气甚至痛苦。我觉得好像被骗走了什么，而很快我便了解到原因何在。如果说有些参与论战者看来离那些书有十万八千里，我知道我自己也是。我读过，我忘记了，这种失落感就像是失去了一个渐渐消逝的老朋友一样。我充满了盼望与好奇。阅读这些书的实际经验是什么？从中有什么收获？什么样的乐趣、愤怒、激动和苦痛？最重要的，书里面有什么？它们如何使得女人、非洲裔美国人、激进学者们勃然大怒，又如何让保守派男性政客趾高气扬、志得意满？我们在谈的到底是什么？

我把自己搞得义愤填膺，而身为小说家和读者的凯西虽然同意我的观点，却倦于再看到我忿忿不平的样子。她坐在我们纽约的公寓里，在床上、在客厅、在客厅窗旁的椅子上，一本接一本地读着书。她读书的时候膝上常常伏着一只猫，快乐地发出呼噜声；做主人的她全神贯注在书里，一连几小时搔着猫的头。我妻子太善良了，可能也太忙了，所以没有指出一件其实很明显的事：我已经不怎么读书了；或者，可以说，我读的是新闻、公共事务书籍，还有一些文章。“要是你对这件事这么生气的話，”凯西终于说，“何不再去上一次哥伦比亚的课？”

这就是读者对非读者的还以颜色：你何不停止抱怨，去读书？我的问题的解决之道确是近在咫尺，位在曼哈顿西侧的哥伦比亚离我的公寓只有两英里路。而那些课程选读的材料虽然稍有更动（参照本书前后的书单），在概念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

不管是在 1961 年还是在 90 年代，哥伦比亚都少有人称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为“经典”课程，这词让人想起皮面镶金的精装套书，还有那些势利眼的杂志和报纸上强力推销的广告。如哥伦比亚中人所熟知的，经典之作的书单常常染上消费主义和平庸品味的色彩，于是他们尽力在这两门课程的设计和教学上避免那样的色彩。首先，选读的内容通常很困难，尤其是对现代的学生而言。这是西方传统的一剂猛药，受到习俗的尊崇并且（校方坚称）有实质上的需要。这两门课程是人人必修的，其中的意思不言可喻：不管这些十八岁的学生将来从事什么行业，是出人头地还是默默无闻，他们都不能不先接受这番熏陶。课程中所涵盖的作者是构成“西方”的最精彩的一群：他们的书最直接地触及人是什么，又应该是什么。他们应该是每一个人文化修养的一部分。

其次，这两门课不是由权威或专家来讲授，而是由系上不同的人以小组的方式来教学。带领课堂讨论的可能是有教此课数十年经验的资深教授，也可能是读到第四年的研究生，在写论文之余想赚点外快，至于讲师则可能来自任何学科。主导文学人文课的是英文与比较文学系，但哲学、宗教、古典文学、法文、德文、意大利文、斯拉夫研究、中东语言及文化等科系的老师们也参与其中。当代文明课的讲师是历史学家，但也有政治学家、哲学家、古典文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并不时穿插社会学家或宗教历史学家。这些人通通都参与在左派学者嘲弄为西方文化的“叙事”之中。这两门课程的魅力，以及对一些人而言同时也是它们的力量，便在于它们的博杂而非专一，追求古老的理想，要教学生修身。这些课程和现今当红的“理论”、“文本化”，以及尖锐的种族、性别、阶级等学术议题离得远远的，学生只是跳进来，读一堆伟大的书而已。以如今的学院标准来看，这些课程简直不像话。

我自己是急着要跳进去的，但受到许多其他因素的干扰。我重拾这个念头，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了。当时我发现自己正在经历某种危机，那种混乱使得这计划或许变得比我从前以为的还要有必要。

我一直是个记者，而从 1969 年起也担任影评人。我始终很喜欢为杂志写稿，但在 90 年代初我开始变得非常厌倦，不是对电影或影评感到厌倦，而是厌烦于继续过着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Guy Debord）所说的“镜像社会”中的生活——那个表征与幻象的庞大系统，那种浓重的资讯、意象、态度的氛围，塑造了生活在 20 世纪末媒体社会中的几乎每一个成人的思考条件和习性。

身为媒体的一分子，我也对媒体感到疲乏了；我愈来愈不能忍受那影影绰绰的环境、那步调疯狂却暗淡的不伦不类的生活：充满了人名、地方、喋喋不休、行动、飞车、枪击、专家之言、光天化日下指控对方不忠的夫妇、汲汲营营、动荡不停、不可思议的活动量和超级的无聊、**满足需要**的低级趣味。

然而那些不是我的需要。媒体是传播訊息的，但90年代的讯息已经变得短暂而不稳定。一出现，它就被四分五裂，其中一些碎片获得升级，剩下的被驱离舞台。没有人掌握的资讯会是足够的，这正是令时下许多美国人万分焦躁不安的原因之一。像许多人一样，我倒了胃口却仍然饥饿；我被铸进现代“活在媒体里”的模子中，兴奋激动却又充满嫌恶。在这个世纪之末、（甚至是！）千禧年之末，媒体几获全胜，就要把文学推到看不见的地方了，而我的嫌恶之感还沾染着一些我也不太能确定的强烈情绪——怀旧、懊悔、愤怒，甚至绝望。

但还不到做挽诗的时候。

我之所以需要动笔写这本书，部分的原因是我已经不再知道我知道什么了。我觉得我读过的、懂得的东西在流失。我有的是缺乏知识的资讯、缺乏原则的意见、缺乏信念的本能。我坐在楼上阳台眺望大海时，这座建筑的地基正在粉碎。我感觉到了摇晃，知道我有麻烦了。我感到我的自我认同软化了，溶进了表象的氛围中，而我不知道它和我之间的分际何在。我自己的记忆衰退在媒体生活的浓雾中，成为旁观者的没有真正活过的生活。也许当职业影评人上了年纪的时候会有种特别的焦虑，但我不认为事情是这样的。我们都是影评人，我只不过是写下并发表我的意见罢了。每个人都活在媒体里。

阅读那些“经典”以解决“中年危机”或认同危机或随你怎么称呼它，似乎是很奇怪的事。为什么不去旅行或猎捕大象？追十几岁的少女？住到修道院里去？我相信这些是应付这种问题的传统方法——起码是男人的。但如果要冒险，我要的是对我而言有意义的冒险。认真地阅读，我想，或许可以终止我被媒体吸纳的生活，让我重新找到方向。

但为什么不坐下来读书就好了？为什么要回哥伦比亚？因为我想看看其他人是怎么读书——或不读书的。这些学生都在媒体的包围下长大，他们是什么样子的？在文化论战之中未受波及，但仍听得到炮火声的校园一角，现在是怎么教学的？要赶走那些“文化战争”的粗糙笼统和言不及义，方法之一就是

去发现课堂上真正的情形。

而且我要在辩论中加进我脚踏实地的意见，始于也终于文学，永不脱离那些书籍本身。

* * *

我花了整整一学年的时间读那些书，观察老师和学生，并检视我自己。与此同时，除了短暂的请假之外，我去看电影并为《纽约》杂志撰写影评，就如我多年来所做的一样；我帮妻子早上叫小孩起床，晚上赶他们睡觉，尽可能地过着正常的生活，善尽身为丈夫、父亲的职责，照样纳税、参加派对，与一些人为友或为敌。我认为，重点不是在于放弃我的生活，而是努力过好它，同时看看那些书会如何加进我的生活方式中。

我定下了一些规则。我会什么都读并且做笔记，但在写的时候，则只谈最吸引我的那些书。一视同仁地崇敬自己与之并无共鸣的经典作品是学术恶习，我必须避免。我阅读是为了乐趣和学习，而当我觉得无聊的时候我就会直言不讳。其次，我依凭的是自己的反应和课堂上的东西，不碰二手的资料。我知道要避而不重读一些经典论著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的《论模拟》（*Mimesis*）这本跨越半世纪的巨作，几乎可当做文学人文课的补充教材来读。但我不想一头栽进当代的学术评论之中，把时间都花在了了解最新的理论家并与之辩论上，而将马基雅弗利忽略了。我决定只约略涉猎现代学术评论，能了解教授们在说什么就足矣了。

身为一个现任的记者和评论人，我学会了信任未假思索的反应——不是要视之为神圣或绝对的，而是去相信自然涌现的第一感觉。基于需要和个性，文化记者通常是印象主义、经验主义的；他在乎的不是我们怎么知道事情的，而是我们知道的**是什么**以及它对我们有什么影响。质地、色彩和经验令他兴奋；如果没有麻木不仁的话，艺术会令他心醉神迷。但艺术的产生背景和社会组成对他而言如果不是毫无吸引力，就是次要的。我相信我不会被指控为在赞扬无知。但在不以自己的短处为傲的情形下，人是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技能和知识的。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想避免使用评论的技法；我要犯下纯文学至上主义的滔天大罪（以学术圈而言）——为我自己和读者的乐趣而写书的罪行。

* * *

我希望不要有人把这本书读成是对某一所大学的歌功颂德，从而暗地贬抑

其他的大学和学院。本书意不在此。因为不是只有一条阳光大道直通仙境，而是有许多大路和小径，也有无数长满树篱的步道和弯弯曲曲的岔路，教育之途遥远曲折。哥伦比亚是本书的背景而非主题。想寻找机构历史或行政细节的人得到别处去找^①。一般的读者只需知道，当代文明课脱胎于哥伦比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设的“战争议题”课，从一开始便被视为对西方文化的讲述；文学人文课（起先被称为“人文课 A”）首度出现在 1937 年，起源于身为教师和编辑的约翰·厄斯金（John Erskine）历时数年设计出的一个课程。从一开始，文学人文课就是要在一个有愈来愈多东欧、南欧后裔学生的学院里，建立起基督教欧洲文学的神殿——把那些未经洗礼但孺子可教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同化入这国家的主流文化。如此看来，这些课程现在被攻击为使移民后裔或少数民族或女性等边缘化，实在是件很讽刺的事。原先的意图或影响仍残留在这些课程中并起作用吗？这是开始时我的一个疑问。

另外有几点需要澄清的。我无意暗示只有这些书才是重要的，它们甚至也不见得是这种课程的最佳选读教材。在某种程度上，这份书单是武断的。我相信大多数在哥伦比亚讲授或选修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课的人都会承认这一点。其他大学的书单可能同样有效，而哥伦比亚自己的书单也在不同时期改变过（自 1937 年以来，以不同排列组合出现在文学人文课书单上的书超过一百三十本）。要是时间够，我们可以读遍所有，而这样的话书单就根本不需要了。但要开课就必须做取舍，而这些书单的确具有代表性，因而适于分析。其次，哥伦比亚很明确地表示这些是预备性的课程：该校核心课程所具体表现的西方传统并非要排斥其他的传统，而只是要给大学生一个立足的基础。一个学生通常是在入学的头两年修这些课，然后主修历史，或生物，或考古，或非洲裔美国族群研究。如果她对文学有兴趣，可能会去念玄学派诗人和 19 世纪英国小说家的作品；或者非洲裔美国作家如弗里德利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

^① Gerald Graff 在他的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132 - 136) 里把哥伦比亚的核心课程置于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中。详情可参照 Justus Buchler 的“Reconstruction in the Liberal Arts”，收录在 *History of Columbia College on Morningside Heights*, edited by Dwight Mine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4); Daniel Bell 的 *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6); Lionel Trilling 的“Some Notes for an Autobiographical Lecture”，收录在 *The Last Decade: Essays and Reviews, 1965 - 75*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9); Timothy P. Cross 的 *An Oasis of Order: The Core Curriculum at Columbia College* (New York: Office of the Dean, Columbia College, 1985)。

lass)、杜波依斯 (W. E. B. Du Bois)、赖特 (Richard Wright)、托妮·莫里森 (Toni Morrison); 或者非洲作家如古吉·娃·匈构 (Ngũgĩ Wa Thiogo) 和契努瓦·阿契贝 (Chinua Achebe); 或者穆斯林世界的作家如马富兹 (Naguib Mahfouz) 和穆罕默德·达文西 (Mahmoud Darwish)。她尽可随着自己的主修、阅读喜好、身份认同和生活方式行事, 但首先她必须从某个特定的地方起步。而值得问的是, 那是否是个好的、有道理的、必要的地方。

关于版本与译本

除非另有注明, 我用的是哥伦比亚指定学生使用的版本与译本 (详见《楔子》之后的书单)。

关于年代

为了写这本书, 我在同一年里上文学人文和当代文明两堂课, 这是 90 年代的学生很少做的 (书单已经变得太长了)。很快地, 我就发现这两门课几乎很少在年代上同步。于是第一个学期的 11 月间, 当代文明课跳到圣奥古斯丁和公元 4 世纪时, 文学人文课还在念写作年代早了七百多年的柏拉图。我面临了排序上的选择——是纯粹依年代还是按照我体验到它们的顺序来排列。我选择了后者, 不过略作调整, 一方面将文学人文课和当代文明课的作者交错穿插以增加变化, 另一方面也避免让读者太剧烈地来回飞越于不同的时代之间。

关于教师与学生的姓名

所有的教师都以本名出现。但我的精神冒险历程却不应该导致哥伦比亚的大学生在少不更事的时期被媒体侵犯, 因此我写到他们时用的是化名。学生是真的, 名字则不是。

关于如何读这本书

在两门课程中, 我一本接一本地读那些书, 并随之作出反应。但具有那样

强大力量的书不可能安然置身于武断的叙事当中；每一本书都自成一个打破常规的世界。因此，读者可以自由选择是按照我的冒险顺序一章一章地读，还是依自己的兴趣和喜好随意跳读。

书单

第一学期

文学人文课——

- | | |
|-----------|--|
| 荷马 | 《伊里亚特》（芝加哥；拉第摩译） 《奥德赛》（哈泼；拉第摩译） |
| 致得墨忒耳的赞美诗 | 《荷马赞美诗》（约翰斯·霍普金斯；阿萨那沙吉斯译） |
| 萨福 | 康宁汉等译诗 |
| 埃斯库罗斯 | 《俄瑞斯忒斯》（芝加哥；拉第摩译） |
| 索福克勒斯 | 《俄狄浦斯王》（芝加哥；葛瑞恩译） 《安提戈涅》（芝加哥；葛瑞恩译） |
| 修昔底德 |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企鹅；华纳译） |
| 欧里庇得斯 | 《伊莱克特拉》（芝加哥；弗穆勒译） 《酒神的女信徒》（芝加哥；艾罗史密斯译） |
| 阿里斯托芬 | 《云》（梅里迪安；艾罗史密斯译） |
| 柏拉图 | 《会饮篇》（哈克特；尼西马斯、伍德罗夫译） 《申辩篇》（哈克特；格鲁伯译） 或《理想国》（哈克特；格鲁伯译） |
| 亚里士多德 | 《尼各马可伦理学》（牛津；罗斯译） 《诗学》（麦克米伦；格鲁伯译） |
| 维吉尔 | 《埃涅阿斯纪》（兰登书屋；费兹杰拉尔德译） |
| 圣经 | 《旧约》：《创世纪》、《约伯记》（梅里迪安；钦定版或标准本修订版） |

当代文明课——

第一节：希腊罗马世界

- 修昔底德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选段（企鹅；华纳译）
- 柏拉图 《理想国》（企鹅；李译）
-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企鹅；辛克莱译）《尼各马可伦理学》（牛津；罗斯译）
- 西塞罗 《论美好人生》（企鹅；格兰特译）

第二节：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源头

- 圣经 《旧约》：《创世纪》《出埃及记》《以赛亚书》
《新约》：《马太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雅各书》《启示录》（梅里迪安；标准本修订版）

第三节：中世纪

- 奥古斯丁 《上帝之城》选段（企鹅；贝登森译）
- 阿奎纳 《阿奎纳论政治学与伦理学》（诺顿；西蒙译）
- 彼森 《女性之城》（柏西；理查兹译）

第四节：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

- 马基雅弗利 《君主论》（现代图书馆；里奇译）
《论述集》选段（现代图书馆；特莫德译）
- 希勒布兰（编） 《新教改革》（哈泼）
- 加尔文 《体制论》（贝克；蓝恩、奥斯本译）

第五节：新科学

- 笛卡尔 《方法论》（哈克特；克雷斯译）
- 伽利略 《发现与意见》（船锚；德雷克译）

第六节：新哲学与政体

- 霍布斯 《利维坦》选段（企鹅）

洛克

《二论政府》(哈克特)

第二学期

文学人文课——

圣经

《新约》:《福音书》(梅里迪安;钦定版或标准本修订版)

奥古斯丁

《忏悔录》(企鹅;潘-柯芬译)

但丁

《地狱》(班谭;曼德包姆译)

薄伽丘

《十日谈》选段(企鹅;麦克威廉译)

蒙田

《随笔集》选段(企鹅;斯利奇译)

莎士比亚

自选剧本

《李尔王》(企鹅)

弥尔顿

《失乐园》(非必读)(麦克米伦)

塞万提斯

《唐吉诃德》选段(企鹅;科恩译)

笛卡尔

《方法论》(哈克特;克雷斯译)

《对第一哲学的思索》(哈克特;克雷斯译)

歌德

《浮士德》(第一部)(班谭;萨姆译)

简·奥斯丁

《傲慢与偏见》(企鹅)

沃尔夫

《到灯塔去》(哈布雷斯)

《自己的房间》(非必读)(哈布雷斯)

教师选文

当代文明课——

第一节:启蒙运动与法国大革命

卢梭

《论不平等之起源》(哈克特;克雷斯译)

《民约论》(哈克特;克雷斯译)

休谟

《道德原则的探索》(哈克特)

康德

《道德形而上学基础》(麦克米伦;贝克译)

《什么是启蒙?》(麦克米伦;贝克译)

麦迪森(等著)

《联邦主义论文》选段(非必读)

第二节：经济、社会、国家

- 亚当·斯密 《国富论》选段（芝加哥大学）
- 黑格尔 《历史哲学》导论（哈克特；劳克译）
《权利哲学》附录（非必读）（哈克特；劳克译）
《主奴关系与界范》，出自《精神现象学》（非必读）（哈泼 & 洛；贝理译）
-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选段（诺顿；塔克编）
- 穆勒 《论自由》（哈克特）
- 沃尔斯通克莱夫特 《女权之辩》（企鹅）

第三节：达尔文、尼采、弗洛伊德

- 达尔文 《达尔文》选段（诺顿）
- 尼采 《论道德的谱系》（悠久；考夫曼译）
- 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选集》选段（诺顿；盖伊编）

第四节：现代及其不满（教师从 A、B 组中各选至少一本书）

A 二十世纪的科学与革命

- 韦伯 《麦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牛津；葛斯、穆勒斯译）
- 葛兰西 《现代君王及其他》（国际；马尔克斯译）
- 阿伦特 《论暴力》（HBJ）
《极权主义的起源》选段（HBJ）
- 列宁 《帝国主义》（国际）
《国家与革命》（国际）
- 哈贝马斯 《公共领域的演变》（毕肯；伯格、劳伦斯译）

B 融合的模糊之处：阶级、种族、性别

- 波伏娃 《第二性》选段（悠久；帕西利译）
- 麦金能 《未加修饰的女性主义》（哈佛）
- 杰格 & 史达尔（编） 《女性主义架构》（麦格娄-希尔）